



“立夏前夜,我亲眼见证了人们对烧饼的深深眷恋,炉中烧饼的香味成了立夏的引线。”

## 立夏前夜买饼记

张海燕

下午三点,从师范桥新村曹记烧饼店前经过,发现密密麻麻排了二十人左右的队伍。当下好奇,是什么让大伙儿一窝蜂地出来买烧饼?

突然想起“五一”假期前,大家聊到今年立夏在放假期间,孩子们没有机会到学校玩斗蛋了。马上就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可不就是立夏了吗!

立夏吃烧饼的习俗要追溯到三国时期,相传,赵子龙把20担烧饼进献给孙夫人时被压得不成形,便灵机一动说是依照他家乡风俗,立夏每家都做烧饼送人,后来便有人效仿,后世也逐渐形成立夏做饼、吃饼的习俗。

以往立夏,煮鸡蛋、买烧饼,妈妈都会一一安排好。如今她长期卧床,无法下楼,我该忙活起来了。

下午五点时,再次经过曹记烧饼店,门口排队的人有增无减,我立刻下车排队。半小时后,店主说,后面不要再排了,就现在的队伍,烧饼起码要做到晚上八九点,明早四点会再出摊。店主指着我后面的第三位老大爷说,今天卖黄桥烧饼就卖到这位老大爷为止,后面再有人排都不卖了。我很奇怪,前面也就几十个人,怎么就要三四个小时?一问才知,每个人买的个数不同,有些人一个人排队,却要买五六十个甚至上百个烧饼,可能自家亲戚之间分一分,也可能送给邻居、朋友、熟人。越是临近立夏,烧饼越是炙手可热,它成了走亲访友、拉近情意的纽带。

六点左右,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会回家晚一点,不要等我吃饭。妈妈听说我在排队买烧饼要等到八九点,让我赶紧回家,别再等了。拗不过妈妈,我回了家。临走前,想着不要浪费我这个排队的名额,问旁边有没有人想买,于是一个大妈道着谢排到了我的位置上。

吃完饭,七点半左右,我心血来潮,想去看一看原排队的地方,那些人还在排队等吗?真要等到八九点?万一有人等不及中途回家吃晚饭了,那我现在过去岂不是可以捡个漏?

当我来到原先排队的地方,发现人还是很多,随口问排队的人:“还没轮到你呢,还要等多久?”对方回答起码还要三个小时。我倒吸一口凉气,太耗时了。源于“沉没成本效应”,我仍不甘心,还是去熟悉的另外几个烧饼店看看吧。

第二个去的是中医院东边的小巷子里,南山新村路边的烧饼店。到那一看,起

码有十多个人在安安静静地排队,炉子里冒着烧饼香气。我摇摇头,继续往前,到了实验小学对面的小胖子烧饼店,只见黑压压的队伍一直排到了路边,起码有六七十个人,据说摊主夫妇打算通宵不睡。

我萌生了放弃买烧饼的想法。打道回府时,看到实验小学西侧爱米小屋对面的黄桥烧饼店门口排队的只有三两个人。我心头一热,立刻排到队伍后面。前面的人正一边等一边聊着天,说烧饼店的老板们这两天的营业额可能要抵得上平时一个月了。我抬头往里探望,只见店里几个伙计手脚不停地忙碌着,模样像老板的中年男子指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姑娘,自豪地说:“她八个月大就围在烧饼炉旁了,不知被烫了多少次。这么点儿大,就已经会做烧饼了!”正巧新的一炉烧饼出锅,装烧饼的铁板冒着烟,小姑娘一点也不害怕,习以为常的样子。等待的顾客说:“手艺可不就是需要传承,从娃娃抓起吗?”老板来了兴致,接口说:“那是,我们家这店做了有四十多年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客人说:“几十年里,黄桥烧饼的口味可不是一成不变的。”另一个男子说:“黄桥烧饼最早是泰兴黄桥镇的,那时味道没这么好。”老板又说:“最早那会儿是我爷爷那一辈,他们做了烧饼是冒着炮火送到前线阵地的!”

我的心一动,老板说的,可是1940年10月,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至黄桥建立苏中革命根据地时的事?根据我从书上所了解到的内容,那时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韩德勤部队的围剿,于是展开了“黄桥决战”。黄桥镇的群众一心想子弟兵,冒着硝烟,把烧饼送到新四军手中,谱写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壮歌。于是就有了《黄桥烧饼歌》,黄桥烧饼自此名扬天下!

说起黄桥烧饼,其实由来已久,有这样一个未经考证的传说:在清朝道光年间,如皋一位知县路过黄桥,吃了一回黄桥烧饼后齿颊留香,念念不忘。如皋与黄桥二地相距60余里,这位县太爷竟隔三差五地派人到黄桥购买烧饼,以饱口福,还真是“快马扬鞭知县喜,原是黄桥烧饼来”!抽回思绪,眼前的黄桥烧饼,色泽金黄,香气四溢,咬一口,满是外撒芝麻的脆香,满是烘烤面食的酥软,难怪能赢得“中华民族小吃”“江苏食品博览会金奖”等美誉。

如今的时代,智能化席卷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一些沿袭而来的传统习俗与食品,仍深受人们重视。烧饼铺前那一排排的人群,那“不买烧饼终不还”的执着念头,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带来了稍许暂缓的契机。等我买到烧饼回到家,已经过了九点,沿途看到几家烧饼店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立夏前夜,我亲眼见证了人们对烧饼的深深眷恋,炉中烧饼的香味成了立夏的引线。

我的心一动,老板说的,可是1940年10月,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



“不过,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我又意识到了自己的‘小气’——与其渴望遇到佳邻,不如从我做起,先让自己渐冷的心肠热起来,成为别人的佳邻。”

## 邻居的“鸡肋”礼

李秀芹

因为新买的房子还在装修中,我只能先租了个房子住。刚搬进出租房的第二天,就在楼梯间碰到一位大姐,简单聊了几句,我知道了她家住5楼,她也了解到我租住在3楼东户。

傍晚,5楼的大姐按响了我家门铃。她站在门口,递给我一个小兜,说:“这是我在直播间抢购的茶,收到很久了,我不喝,送你喝了吧。”

她送我的是一小盒柠檬茶,网上卖4元钱。次日,我买了香蕉去5楼拜访,她问我平时用不用本子记东西?听我回复“用”后,马上翻出一本粉红色的塑料皮笔记本送我,封面印着20世纪80年代的女演员头像,里面纸页都已泛黄。我婉拒,说家里本子很多。没想到她又拿了一瓶临期花露水送我,也被我礼貌拒收了。不是她送的东西性价比不高,而是觉得不同道,不想花更多的时间“礼尚往来”。

一楼的王大妈是个“社牛”,喜欢跟人聊家长里短。她跟我说,5楼大姐的丈夫和她老伴是同事,退休前在医院做护士,

有一个儿子在上海工作、生活。去年5楼大姐得了个大胖孙子,可现在都10个月了,她这个当奶奶的也只是在视频里见过。王大妈慨叹:“她那套生活方式太落伍,儿媳妇不愿意她过去帮忙照看孩子。后来她丈夫突发疾病去世,她受了打击,现在身体不太好。”王大妈还说,5楼大姐有个妹妹移民去了澳大利亚,身边没有至亲之人。

有一天,我发现卫生间顶棚漏水,赶紧上楼登门告知。4楼女邻居态度很好,马上让她丈夫查看,并请我进屋坐坐。当看到她家书橱里那本粉红色的塑料皮笔记本和花露水时,我不由一愣:5楼大姐还真是执着,终将家里的“鸡肋”转送出去了。

和4楼女邻居聊起来,才知王大妈也跟她“普及”过5楼大姐的家事。她说:“5楼大姐内心单纯,是个好人。”我接话:“是呀,她爱送人小礼物。”4楼女邻居笑了,说:“她不太会表达情感,与其说喜欢送人东西,还不如说她想找个机会跟人说说

话。人都有老的时候,等我老了,孩子若不在身边,我也希望跟邻居们走得近一些。”

4楼女邻居还告诉我:“5楼大姐独居,没事就刷手机玩儿。我觉得老年人多接触社会更好,就建议她学学摄影,拍了照片发朋友圈,让儿子能看到她丰富的日常生活,安心工作。”我称赞她热心肠,她则笑说:“现在的人们压力大,有些人‘断亲、断社交’,想让生活变得简单轻松些。但万事有利也有弊,到了紧要关头,也许哪位热心邻居就真帮上了大忙。”

这番话说得我脸红心热,想着不久后新房装修完,我就要搬走,突然有点舍不得离开了。都说好邻居是最好的风水,不知道搬去新家后,还能否遇到4楼这样的佳邻呢?不过,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我又意识到了自己的“小气”——与其渴望遇到佳邻,不如从我做起,先让自己渐冷的心肠热起来,成为别人的佳邻。



“最喜欢独自一人,沉醉在纸质书的世界,一寸一寸探索知识天地,一页一页翻动书页,一本一本本地更换书目,兴致盎然时,夜读到东方破晓,仍沉浸其中。”

## 墨香书海伴流年

郝贵良

成尚荣先生曾言:“教师得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大学毕业起,这话语便如一颗种子落于我心,萌生出对一方专属天地的热切期许。于我而言,那应是书的海洋、墨的世界,纵然空间逼仄,却足以盛下满天星子,装下整个宇宙的深邃。

初入职场,我栖身于集体宿舍,带来的书籍无奈堆于床前课桌,随着数量渐多,空间愈发局促。于是,我寻来废弃课桌腿与旧木板,搭建起一座三层小书架,糊上两层洁白纸张,将书籍码放整齐,这简易木格刹那间似三畦希望的田垄,满是知识的芬芳。妻子后来常笑着调侃:“当初就是因为宿舍里这个白色小书橱,才对踏实爱书的你心生好感。”如今回想,书籍确实为我们牵起了缘分的红线。

后来,购置了商品房,我终于得偿所愿,拥有了梦寐以求的书房。书房建于阳台之上,春深时,能捕捉到玉兰花瓣飘落书案的细微声响;冬夜中,可嗅得腊梅清香丝丝渗入铅字。从此,夏日展卷,秋日夜读,窗外车水马龙,喧嚣尘世,屋内独我一人,坐拥精神的繁华。

书房,无疑是我隐秘的精神宝库。七层大书架靠墙而立,仿若满蕴思想的梯田。顶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思想巨著矗立,如照亮我前行的熠熠灯塔。二三层是教育类书籍,每日清晨,晨曦顺着《陶行知教育箴言》的书脊流淌,在杜威和苏霍姆林斯基等教育大家的智慧长河中,泛起粼粼波光。四五层上,《诗经》《楚辞》《战争与和平》等文学经典汇聚一堂,它们是滋养我精神世界的汩汩清泉。最下层,安放着期刊杂志。加入省作协后,《雨花》《钟山》如期而至,成了生活中的小确幸。六年时光,它们堆叠而起,不仅拓展了书橱空间,更提升了我的文学素养。

书房,亦是一湾静谧的港湾,悄然容纳我漂泊的灵魂。在崇文重教的南通州,我有幸加入区图书馆“领读者讲师团”,开启了与书相伴的奇妙旅程。最喜独自一人,



“父亲的激将法,不仅促使我改掉了许多学习、生活上的不良习惯,也让我领悟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所有这些都让我受益终身!”

## 激将法

顾学锋

父亲善用激将法教育我们,让我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另一种形式的父爱。

父亲在世时很健谈,他广博的见识和学识,帮助周边人解决了不少问题,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有事都喜欢请教他,或找他聊天。只要父亲在家,家里总是人来人往,从不间断。童年时代的我,也喜欢在旁听父亲与他人谈事、聊天。

记得我7岁那年,父亲与我几个堂叔们闲谈,聊到家族里有一个怪现象:每一代的男丁里,排行第三的人总是不孝敬父母,父亲的总结得到了几个叔叔的连声称赞同。其中一个叔叔问道:下一个“老三”会是谁?父亲用手指着一旁正听得入迷的我说:“就是他,我家里的这个三侯,他的用手习惯还与我老三一样,都是左撇子。”叔叔们的眼睛齐刷刷看向我,让我顿感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一个地洞立即钻进去。虽然有个叔叔连忙打圆场说:“不会的、不会的……”但还是让我感到十分难堪,痛恨自己在家里为何偏偏排行第三而遭此羞辱,当场发誓决不做下一个遭人唾弃的“老三”。

既然排行是父母决定的,我无法改变,那就从改变用手习惯上做起。终于在我10岁那年,成功改掉了“左撇子”习惯,彻底与“三叔”划清了界限。

用手习惯的改变,也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原来左手写字,写好的字当即就被移动的左手擦糊了,既不好看又不美观,改用右手后,就不存在这一情况了;原来吃饭时左手拿筷子,常与同座的人



下午三点,从师范桥新村曹记烧饼店前经过,发现密密麻麻排了二十人左右的队伍。当下好奇,是什么让大伙儿一窝蜂地出来买烧饼?

突然想起“五一”假期前,大家聊到今年立夏在放假期间,孩子们没有机会到学校玩斗蛋了。马上就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可不就是立夏了吗!

立夏吃烧饼的习俗要追溯到三国时期,相传,赵子龙把20担烧饼进献给孙夫人时被压得不成形,便灵机一动说是依照他家乡风俗,立夏每家都做烧饼送人,后来便有人效仿,后世也逐渐形成立夏做饼、吃饼的习俗。

以往立夏,煮鸡蛋、买烧饼,妈妈都会一一安排好。如今她长期卧床,无法下楼,我该忙活起来了。

下午五点时,再次经过曹记烧饼店,门口排队的人有增无减,我立刻下车排队。半小时后,店主说,后面不要再排了,就现在的队伍,烧饼起码要做到晚上八九点,明早四点会再出摊。店主指着我后面的第三位老大爷说,今天卖黄桥烧饼就卖到这位老大爷为止,后面再有人排都不卖了。我很奇怪,前面也就几十个人,怎么就要三四个小时?一问才知,每个人买的个数不同,有些人一个人排队,却要买五六十个甚至上百个烧饼,可能自家亲戚之间分一分,也可能送给邻居、朋友、熟人。越是临近立夏,烧饼越是炙手可热,它成了走亲访友、拉近情意的纽带。

六点左右,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会回家晚一点,不要等我吃饭。妈妈听说我在排队买烧饼要等到八九点,让我赶紧回家,别再等了。拗不过妈妈,我回了家。临走前,想着不要浪费我这个排队的名额,问旁边有没有人想买,于是一个大妈道着谢排到了我的位置上。

吃完饭,七点半左右,我心血来潮,想去看一看原排队的地方,那些人还在排队等吗?真要等到八九点?万一有人等不及中途回家吃晚饭了,那我现在过去岂不是可以捡个漏?

当我来到原先排队的地方,发现人还是很多,随口问排队的人:“还没轮到你呢,还要等多久?”对方回答起码还要三个小时。我倒吸一口凉气,太耗时了。源于“沉没成本效应”,我仍不甘心,还是去熟悉的另外几个烧饼店看看吧。

第二个去的是中医院东边的小巷子里,南山新村路边的烧饼店。到那一看,起

码有十多个人在安安静静地排队,炉子里冒着烧饼香气。我摇摇头,继续往前,到了实验小学对面的小胖子烧饼店,只见黑压压的队伍一直排到了路边,起码有六七十个人,据说摊主夫妇打算通宵不睡。

我萌生了放弃买烧饼的想法。打道回府时,看到实验小学西侧爱米小屋对面的黄桥烧饼店门口排队的只有三两个人。我心头一热,立刻排到队伍后面。前面的人正一边等一边聊着天,说烧饼店的老板们这两天的营业额可能要抵得上平时一个月了。我抬头往里探望,只见店里几个伙计手脚不停地忙碌着,模样像老板的中年男子指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姑娘,自豪地说:“她八个月大就围在烧饼炉旁了,不知被烫了多少次。这么点儿大,就已经会做烧饼了!”正巧新的一炉烧饼出锅,装烧饼的铁板冒着烟,小姑娘一点也不害怕,习以为常的样子。等待的顾客说:“手艺可不就是需要传承,从娃娃抓起吗?”老板来了兴致,接口说:“那是,我们家这店做了有四十多年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客人说:“几十年里,黄桥烧饼的口味可不是一成不变的。”另一个男子说:“黄桥烧饼最早是泰兴黄桥镇的,那时味道没这么好。”老板又说:“最早那会儿是我爷爷那一辈,他们做了烧饼是冒着炮火送到前线阵地的!”

我的心一动,老板说的,可是1940年10月,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至黄桥建立苏中革命根据地时的事?根据我从书上所了解到的内容,那时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韩德勤部队的围剿,于是展开了“黄桥决战”。黄桥镇的群众一心想子弟兵,冒着硝烟,把烧饼送到新四军手中,谱写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壮歌。于是就有了《黄桥烧饼歌》,黄桥烧饼自此名扬天下!

如今的时代,智能化席卷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一些沿袭而来的传统习俗与食品,仍深受人们重视。烧饼铺前那一排排的人群,那“不买烧饼终不还”的执着念头,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带来了稍许暂缓的契机。等我买到烧饼回到家,已经过了九点,沿途看到几家烧饼店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立夏前夜,我亲眼见证了人们对烧饼的深深眷恋,炉中烧饼的香味成了立夏的引线。

我的心一动,老板说的,可是1940年10月,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



下午三点,从师范桥新村曹记烧饼店前经过,发现密密麻麻排了二十人左右的队伍。当下好奇,是什么让大伙儿一窝蜂地出来买烧饼?

突然想起“五一”假期前,大家聊到今年立夏在放假期间,孩子们没有机会到学校玩斗蛋了。马上就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可不就是立夏了吗!

立夏吃烧饼的习俗要追溯到三国时期,相传,赵子龙把20担烧饼进献给孙夫人时被压得不成形,便灵机一动说是依照他家乡风俗,立夏每家都做烧饼送人,后来便有人效仿,后世也逐渐形成立夏做饼、吃饼的习俗。

以往立夏,煮鸡蛋、买烧饼,妈妈都会一一安排好。如今她长期卧床,无法下楼,我该忙活起来了。

下午五点时,再次经过曹记烧饼店,门口排队的人有增无减,我立刻下车排队。半小时后,店主说,后面不要再排了,就现在的队伍,烧饼起码要做到晚上八九点,明早四点会再出摊。店主指着我后面的第三位老大爷说,今天卖黄桥烧饼就卖到这位老大爷为止,后面再有人排都不卖了。我很奇怪,前面也就几十个人,怎么就要三四个小时?一问才知,每个人买的个数不同,有些人一个人排队,却要买五六十个甚至上百个烧饼,可能自家亲戚之间分一分,也可能送给邻居、朋友、熟人。越是临近立夏,烧饼越是炙手可热,它成了走亲访友、拉近情意的纽带。